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榮辱與共 兩位一體

前文提到打橋牌這種遊戲其實可以非常殘忍，最終導致「摧毀友誼，拆散家庭」的嚴重後果。這可真不是誇大其詞，潘某人就見證過不少！

常有人說，要考驗「未來女婿」（即是女兒要談婚論嫁的男友）的品性，最好與他打一場麻雀。有些人過於計較雞毛蒜皮的得失，或脾氣暴躁、或胸襟太窄，種種不良品質很容易在麻雀枱上流露出來。最多見是埋怨同枱的牌友牌技低劣，打錯了牌而連累自己輸錢之類。中國牌戲如麻雀、天九等都是4人一桌，三家都是敵人。但是牌局中也可以合縱連橫，在牌例允許下來擊某一對手。例如打麻雀時某人手風特別順，連連吃胡，其他3人或會扣旺家的牌而放鬆別家，讓他人快點胡個小牌去打斷旺家的旺氣。打天九也有相類的手法。

打橋牌則是4人一桌、兩人一組為搭檔 (Partner，筆者慣用「夥伴」的譯法)。在橋牌枱上，你與夥伴「榮辱與共」，牌局期間可以說是「兩位一體」，比父子、夫妻還要親呢！雙人球賽也有分別。網球和羽毛球是兩人中誰都可以接球，不限次序。結果是強手可以

與弱手合夥，一個人承擔了大部分的打球任務，仍有可能打出好成績。乒乓球雙打則是按次序接球，無法幫助拍檔。這方面橋牌就更似乒乓球雙打了。

橋牌還有一個極可怕的特點，就是任何一個牌手犯上嚴重錯誤或一副牌打得不好，都是無所遁形。打麻雀、打天九的樂趣未必輸於橋牌。一副麻雀牌是筒索萬東南西北中發白，34種牌共136張，（每種4張，未計8隻花）。因為組合太多，變化太大，一副牌打完，沒有人可以記住整個牌局的詳情，只可以粗略記得胡出了什麼牌。

橋牌用普通撲克牌，四門花色共52張。因為組合簡單，許多時可以輕易記住「叫價定約」和13墩(張)怎樣打的全過程。這樣誰犯了錯，誰立了功就經常都一目了然，兩隊8個人都清楚明白。

又因為有搭檔合夥的關係，有些牌友要在對中當「大哥」而讓夥伴當「小弟」，如果這種階級成立了，大哥埋怨小弟犯錯就成了家常便飯了。「Destroy Friendship, Break Up Family」就是牌手長期埋怨、指責，甚至辱罵夥伴或隊友的「自然結果」(Natural Consequence)了！



人生悲劇處 童心

劉禹錫的秋

唐詩宋詞，寫秋的名篇實在太多：王維的《山居秋暝》，「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靜謐之中煽動着秋的靈性，他的秋，美在詩情畫意；杜甫的《登高》，「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滿懷的悲壯、永不退色的家國情懷，他的秋，美在意境深沉；歐陽修的《玉樓春》，則把相思之苦寫到盡：「夜深風竹敲秋韻，萬葉千聲皆是恨。」那是怎樣的一個秋雨之夜啊，相思的苦悶，字字血淚般刻在風敲竹葉的聲響裏，他的秋，美在悱惻纏綿。不過，我還是最喜歡劉禹錫的秋，他的秋，美在豁達樂觀。

唐貞元元年，34歲的劉禹錫終於迎來了人生仕途的第一個高光時刻，在唐順宗的支持下，劉禹錫和王叔文等積極改革朝政，力圖改變宦官亂政、藩鎮割據、民生疾苦等種種弊端。劉禹錫在這場被稱為「永貞革新」的運動裏，展露了卓越的改革創新精神和銳意進取、主動作為的才華膽識。無奈這場運動只維持了半年就隨着唐順宗的逝世以失敗告終。舊勢利的清算和反撲，將劉禹

錫從宰相貶謫至朗州司馬，這樣的打擊，放在誰身上，都是不小的人生挫敗，更何況是正值青壯年的劉禹錫，春風得意之時一下子被趕出了朝廷。劉禹錫一路顛簸來到朗州，秋意深遠，當他望見在天空翱翔的白鶴愈飛愈高，他心中豪情湧動。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闊大的胸襟、樂觀的精神、不屈的意志融解了仕途的失意、人生的不幸，那凌雲的鶴，載着詩人的詩情，一同遨遊到了雲霄，非凡的氣勢裏，是永不向命運言敗的不屈啊！

劉禹錫的秋，彷彿從沒有老去，跨越千年，啟迪我童年的立志、鼓舞我奮鬥的青春、激勵我企圖驕平和混日子的青春。人的一生，總要經歷不同的挫敗，也總有高低起伏的變奏。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在本來可以悲秋時刻，找到那一隻引領自己衝向雲霄的凌雲之鶴。而劉禹錫的才情，顯然不止是作詩為文，更是在深諳人性和世事之後，仍然相信可以奮鬥每一個秋天，將日子打拆成「勝春朝」的詩。這是我們應該記取的。



心寬常開 潘金英

九九重陽 祭老敬老

立秋已過，金風送爽；又到農曆九月初九重陽時節了。重陽又稱重九，或「老人節」，是中國登高祭祖及尊老敬老的傳統節日，具有孝敬長輩的內涵；倡導社會樹立尊老、敬老風氣。王維寫的詩：「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描述了先輩過重陽的情形。古往今來，人們在重陽踏秋賞菊、喝菊花酒，詩意又溫馨。中國內地把九月九日定為老人節，傳統與現代巧妙地結合，期望使之成為尊老敬老的佳節。

由於香港地少人多，近年因受疫情影響而仙逝的人卻不少，我的親人中，前年就有大伯遠我們而乘鶴西遊了。但排隊取政府的墳場位置不易又等得耐，我們得澳門親友介紹，去年護送了大伯的骨灰去氹仔信安路897號的永念庭，他現住在祥和園的大堂，環境幽靜安寧。大伯生前最愛去澳門遊玩，永念庭由姓飛的葡籍人主理，飛先生迎娶了陳姓華人女子，兩夫妻同心同德，為殮葬事齊獻心力。他說自幼受中華文化薰陶，接受尊敬及懷念先人的習俗，他把永念庭打理得清雅光潔，入口處有個很大的「念」字草書於天花上，引路入去，見到蓮花、水池和圓潤的大石裝置，氛圍使人平靜。今年的重陽節前，我們特赴澳門去拜祭大伯，細味港澳已一家的別院風采。在浮躁而匆忙的經濟掛帥型社會生活下，或許很多人已慢慢地淡忘重陽的傳統深義，但可幸此時節提醒我們，雖或天人相隔，但家人可在永念庭再相聚談心，不一定登高，不須插茱萸，仍可飲菊花酒，向大伯敬奉重陽糕，告訴他我們的思念……

即使今天雖經已邁入資訊化的社會，但重陽這中華傳統習俗包含的親情倫理，仍是我們心中要學習及保守的，重陽是家人團聚的佳節，兼是紀念祖先，不忘孝親的日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敬長輩，是人們的必修課，要做好慎終追遠，祭祖念親。反哺之情人人應有，這個老人節，做子女的要樂意侍奉長輩，為他們多做事不厭煩，即便數句電話不長的問候，長者也會甜在心頭；能多向老人盡孝，敬老又助老，可把重陽節的美好意義推廣傳承！



◆入口處大「念」字！ 作者供圖



犀袖乾坤 余似心

尖酸刻薄香港風

不知從何開始，部分香港人的價值觀顯得尖酸刻薄，專愛揭人瘡疤，嘴巴不饒人。社交媒體最近有一張照片，是六十出頭才德兼備受人尊敬的千金小姐，被吐糟眼角有皺紋，有網民竟說看來較她70歲的媽更老！天啊，美人遲暮，這年紀有皺紋，如日出日落般自然，為何要以你媽的去比較？

早前聲名顯赫的退休運動名將，被評在運動場上沒化妝不夠端莊，實在荒謬絕倫。當年在眾多國際賽事奪得金牌之時，也從來沒有化妝，光榮一直屬於她，運動場上是講實力不是矯情！何以在部分香港人眼中會放錯了焦點？

上了年紀沒半點皺紋才應贏得掌聲？斥巨資去拉臉皮打針整容是保養得宜？自然老去是罪嗎？

網上的尖酸批評，是由於他們都

不用以真姓名示人，於是便不用對自己的說話負責任？真想知道他們擁有一副怎樣的面孔。

香港有些報道的的手法也流行標榜名人或藝人的年齡作為當事人的形容詞，如XX歲的ZZZ，且專挑成熟女性「下手」。明顯地這帶着嘲笑與不尊重的意味，每次看到這類報道手法就感討厭。年齡是個人的資料也是私隱，有諮詢過當事人想公開嗎？這與她們的成就相關嗎？這就是報章沒有公開自己的姓名，所以可以極盡嘲諷的能事。如果讀者也要求每一篇報道，或起標題者也要表明個人的真實姓名和年紀可以嗎？報道的手法是否會不一樣？

可見那類香港人對年齡數字敏感和鄙視程度已達到心理扭曲，以至將之作為刺傷別人的武器，這風氣只在香港流行成為笑話。記得備受年齡嘲弄的才女曾反擊：「他們沒有老的一天嗎？但願他們沒有！」



程華

清明粿

赤橙黃綠青藍紫。菜市場裏色彩豐富，單說那綠就有翠綠、深綠、秋香綠……這一竹籃的綠，綠得靜氣、秀雅，細看卻是經年舊相識。身着土布圍裙的婆婆抓起一把：「選點吧！」

一小株一小株，根鬚帶些泥，橢圓小葉玲瓏喜人，葉面莖梗的灰白絨毛霧濛濛像嬰兒額上的細髮。這小可愛握在黃毛小兒手裏，就是一首關於春天的兒歌；裝入我的手提袋，能變成一盤讓兒子歡呼的好春食。如今快餐時代，什麼半成品成品都不難買到：切細的土豆絲、醃製過的鱸魚、削了皮的馬蹄……清明菜也直接入市，便利倒便利，卻缺了野間尋採之趣。

想起小時候，我和媽媽去田間地頭採摘清明菜。「更煎藥苗挑野菜，山家不必遠庖廚。」媽媽說這東西能調中益氣、止洩除痰，是大自然賜予的美食。學習的媽媽關注清明菜的功效，我感興趣的只有一個「玩」字：經歷濕寒的冬季後，沐着透亮的春陽，一邊摘清明菜，一邊追蜂蝶，那是何等快意。回家，媽媽掐下清明菜最嫩的芽尖。將嫩芽反覆淘洗，濾乾水分。「咚咚咚」刀俎聲漸次密集，清明菜被分切成段再密密剝細。將剝好的菜泥盛入大碗，倒入一小碗麵粉、適量清水，加一點白糖拌勻，揉捏成團。將麵團分成一個個小麵團，用手掌壓成圓餅狀。燒沸一鍋清水，將一個個小圓餅放上蒸格蒸十來分鐘，一盤清香四溢的清明粿便上桌了。

在兒童心目中，爸爸是強大到近乎偉大的存在。我以為，媽媽做的清明粿是世上唯一一款，所有清明粿滋味一定與之如出一

轍。直到數年後，在一個同學家吃到了另一款清明粿。同學莎的媽媽是本地人，爸爸來自南方沿海。他總是親切而一絲不苟地將我的名字喚成「青蛙」。

莎媽媽做的清明粿，徹底顛覆了我對於清明粿的印象。莎家的清明粿用料更豐富，工藝更高級：用糯米麵、麵粉、切碎的清明菜加水揉成光滑的麵團，再用黃豆麵、花生碎、芝麻、紅糖做餡料。用手揪出一小團麵團，按扁，再捏成一隻小碗狀，放入一小團餡料，捏攏麵口，揉成一粒湯圓的樣子，然後將「湯圓」壓成一隻扁圓的餅。坐鍋燒油，將餅一個個放入，用中火慢烙至兩面微黃即成。那個香甜甜糯，無法形容！

原來長這麼大，我吃的清明粿是簡裝版。是呀，人年少時總喜歡做加法，認為手裏握住的好東西太少，於是孜孜以求着自以為的「更多」、「更好」，兩眼總盯着更遠的遠方，渾不知荒疏了眼下最珍貴的東西，比如親情。待青春荒蕪，滿心瘡痍，夢醒時回頭，那個最疼愛我的，依然含淚守望在原處。只是，如雲綠鬢已成霜雪。

我歸來了。儘管我已不是我。在媽媽心裏，抖落一身逆鱗的女兒，依舊是從前那個乖小孩。那以後，每年春至，全家人總傾巢出動去踏青，一起摘清明菜。媽媽在野地裏笑着採摘清明菜的樣子，分明歡喜得像小孩。嘗過百般食味，還是媽媽的「簡裝版」滋味更悠長。可惜幾年後的炎夏，媽媽被病魔帶走了。整理遺物時，一張合影粗暴地撞開了我拚力想合上的淚腺。那是媽媽去世前一年的初春，最後一張全家福。遠處群山逶迤，近處油菜花金黃，一家人笑得比油菜花還燦爛。媽媽笑

得腰都彎了，手握一把新摘的清明菜。那金黃金黃的陽光，總不期然潛入我的夢境，然後倏忽遁走，徒留孤月一輪。

這些年，每逢春至，我們依舊一起踏春摘清明菜。這是我家不可或缺傳統儀式，是我們對春的迎接，對大自然饋贈的珍視，更是對親情與愛的緬懷。如今生活條件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我的清明粿用料也做了改進，在延續媽媽簡潔風格的同時，加入雞蛋與牛奶。做法也有不同：用料理機替代了菜刀，電鈕一摳，清明菜秒變濃稠細滑的漿菜。也不上鍋蒸，而是加牛奶調成淡綠色稀糊，用勺子攤在平底鍋裏，將熱氣擦至最小，細火慢烙。用優質不黏鍋烙餅，不用一滴油，讓清明菜本真的色澤與清香得以最大限度保留。

鍋裏的糊漸漸凝固成形，一個個薄餅淺綠得賞心悅目。用木鏟一鏟，拿在手上輕輕咬上一口，清香、軟糯，適口的甜，齒頰留香。你會相信一口咬着的是春天，是陽光的味道，是草木的清芬，是不可複製的人間至味。兒子每年開春就嚷嚷要吃清明粿，且一定要加入闖家採摘行動。清明粿尚未出鍋，這小子便一臉虔誠守在灶前，眨巴着黑眼睛等着咬上「第一口」。

待兒子長大，會不會像當年的我，認為他的「媽媽版」清明粿是「簡裝版」？不知道。但我相信，無論走過萬水千山，嘗過幾多版本，他終究會記得會想念這個「簡裝版」。因為不管配料多少、工序幾何，只要出自媽媽之手，有一個核心配方始終不會變，那就是：愛與暖。世上有多少媽媽，會變有多少款清明粿。但就孩子而言，清明粿可以千千萬，母愛永遠是生命裏的唯一。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巴黎聖母院的塔尖

上個禮拜最好的消息，應該就是消失了4年的巴黎聖母院塔尖又重新立起來了。並沒有隆重的預告，也超出所有人對時間的預期，它就這樣安靜地進入了最後的組裝階段。最樂觀的估計，明年巴黎奧運前，它就可以一模一樣地歸來，就像從來沒有離開過。伴隨這個消息的，是一些詳細的修復回顧報道，讀後是更深的感動和震撼。如果說巴黎聖母院是人類文明的瑰寶，那以法國人為代表的多國人民在這4年半間所做的，正是塔尖散發出隱隱光芒。

2019年4月15日，巴黎聖母院突發大火，木質屋頂被燒毀，標誌性的塔尖在全世界的驚呼聲中坍塌。重建，無疑是一項世紀工程，因為要牽扯龐大的財力、人力和難以想像的技術難題。法國總統馬克龍隨後宣布要在5年內完成修復，但不少外國專家都認為修復至少需要8到40年。

事實證明，專家們可能低估了信仰的力量。塔尖倒塌時，眾多目擊者在塞納河左岸的人行道上跪地痛哭，當中有法國人也有外國遊客。他們手搭着彼此的肩膀祈禱和吟唱詩歌——為對面正熊熊燃燒的「巴黎之心」，那不僅是法國人的精神支柱，也是全人類的愛人。兩天之後，法國政府就公布了修復方案。同一時間，社會認捐額超過8億歐元，帶頭的正是法國另一面招牌——那些大名鼎鼎的奢侈品集團。兩年後，法國政府確認，已收

到全球捐款8.33億歐元，「這是史無前例的金額，足以展開修復」。而伴隨資金到位的，是來自世界各地超過1,000人的參與，包括建築師、工程師、歷史學家、木匠、石匠、建築工、安保等等，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說着不同的語言，幹着同一件事情。還有曾掃描了聖母院數據做出爆款遊戲的大遊戲公司，第一時間貢獻出寶貴數據協助修復。

但整個修復過程中，最讓人感到震撼的還不是這些，而是科學、專業與精神三重力量的結合。包括堅持先花了整整兩年時間做預處理，評估損失及現有選擇；包括在200個方案中，毅然選擇最難的那個——「用原材料和原技藝修復得和以前一模一樣」；包括匠人精神的堅守和高科技的加持，比如科學家研究了每塊石頭落下的位置和垂直落差，然後計算出它原有的位置，再數字建模，最終破解「樂高組裝圖」；還包括把整個大教堂都數字備份了，大教堂自身有了精確到厘米的四維模型，玫瑰花窗有了彩色玻璃資料庫，甚至每一塊石頭每一顆釘子都有數據庫……這讓小狸感慨萬千，人類從來不怕跌倒，只要在每次爬起時能有些長進，社會整體就會不斷往前發展。怕就怕從不思考，反覆深陷同一個泥坑。

最近的夜晚，巴黎聖母院工地上都燈火通明，向來閒散的人們正為了守護精神世界而罕見地996，那塔尖確實倒下過，但它也必會真正地浴火重生。



信而有征 劉征

華爾街等

今天在看布倫特的《皮爾士傳》的時候，看到作者描述了一段皮爾士的出生，是在波士頓附近一個只有8,000人的小城。然後，他順帶就介紹起波士頓，說在波士頓有一條街，叫State Street，在華爾街還沒有聲名鵲起之前就開始提供起金融服務。

然後我就在想，類似於華爾街、State Street這樣的大街現在幾乎無處不在。倒是說金融本身，僅僅是就工業社會的產業聚集來說，與之類似的模式存在於各種產業。甚至於美國費城的汽車行業，在最鼎盛的時候，福特公司創造了整個費城的絕大多數崗位，以至於在它衰弱之後，這座城市就此成了貧窮和混亂的代名詞。

這麼說起來，浙江簡直是現代性的一個代表。倘若你到浙江，你會不由的因為這個省份的產業集群程度感到驚訝。在諸暨最有名的是襪子產業，據說生產全世界70%的襪子。諸暨有個店口鎮，則是汽配之鎮，邊上附帶還有一座很大的珍珠城。麗水市甚至將文化產業化，出了龍泉青瓷與寶劍。另一個義烏非但是一個

商品集合地，它還搞出了橫店影視城，使影視這個最流行的視覺文化成了產業，成了與義烏小商品相匹敵的新名詞。直至現在的網絡產業，杭州以阿里作為龍頭，催生了各種外包公司，還以互聯網的名義發展起來的網紅經濟、網絡直播、帶貨比比皆是，甚至讓杭州有名的四季青服裝批發市場都變得靜悄悄了。

有時想想，就很慨嘆時代變化如此之快。才過了30年，改革開放初期的熱鬧景象就一去不復返。想當年，那些勇敢的年輕人從自己熟悉的家鄉走出去，爬上一列列南開的列車，一路來到廣東、福建或浙江，再把一袋袋的貨物單槍匹馬的運回到當地。在趕不及火車的時候，他們還會使出渾身力氣從窗口爬進列車，車裏的人會伸出手來，幫助他們。多麼激情四射的年代啊！現在促成人與人聯繫的一切社交都宣告結束，社交成為一種職業，物流替代了以往的中間商，變成從生產源頭一路到消費者的無距離。

不過，產業集群的思路是沒有變的。無論你是一間實業，或是互聯網企業，都得規模化作戰。以前我總想不通這是為什麼？這些公司賣

同樣的產品，他們不怕競爭嗎？假若說現在有一個客人來到這一條街上，就這樣走東家串西家，最後從別家買了東西，商家豈不是不白的給自己尋找苦惱。

不過我終於明白了，一個產業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外的，要把貨物賣出去。但實際上是對內的。一條街上，到處都是同行，常常見面，說的內容也都相同，遇到的困難也是一樣，交流之間就可以少走許多彎路。產業配套也極容易。畢竟只有大規模才可以養得起上下游那些看起來利潤不高卻必不可少的環節，讓整個生態都完備起來。

所謂競爭，就成了同行之間的競爭。商業的確煙，向來是無聲的確煙，只存在於商家之間，跟客人沒有關係。就像我有次到一家連鎖店吃早點，一大早客流量極多，店家卻沒有人偷懶，各個都生龍活虎。客人自然看不出端倪，也不太留心。不過同事之間實際上都在默默地看着對方，日積月累他們就都相互明瞭了。做工的動力便來自於一種員工之間於無聲處的交流，而不來自於金錢，更不來自於掏錢的客人。或者，專業性本身，就是一小群人的事。